



凉粉和夏云

□耿艳菊

回忆中记得清晰的往往不是震天撼地的痛和笑,而是一些淡若轻烟轻若浮云的琐碎光景。像烧饼上的一粒芝麻,事过境迁,回味品咂的就是那微小的芳香。

夏日又到了。明亮的阳光把大地上的角角落落照得白茫茫一团,尤其是午后时分,人被这白茫茫的光照射得困倦乏力,甚至有些透不过气。

也是这样的夏日。那会儿,我们好年轻呀,先生还在一个古城读书,我也在附近的城市读书,几十分钟车程。有时,周末乘车去看他,他已在车站门口等我,我们坐在车站门口的小吃店吃面喝汽水,然后两个人就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漫游。青春芳华,不惧酷暑炎热,一条街一条巷子里,慢悠悠地走啊走,走到天荒地老。

等我们绕回车站的时候,差不多已是傍晚了。买好回去的车票,是最后一班车,时间尚早,我们就绕过长长的路到车站对面的那条栽着一排杨柳的街。这时,卖凉粉的老人和他的凉粉车已经在最古老的那棵柳树下了。绕过来,就是为了吃一碗老人做的凉粉。

凉粉是夏日家乡人常吃的食物,清凉解暑。在这里遇到,除了亲切外,也因为老人做的凉粉确实好吃,而且精致。只见他端起一个白底蓝花的瓷碗,用推子一推,再往碗里一抖,碗底就卧着几条白亮晶莹的凉粉了,如是几回,一会儿,堆了大半碗。老人倒入醋、调好的蒜汁、芝麻油、荆菜叶,拌一下就好了。晶莹的白,荆菜的绿,简直像艺术品一样。

老人做好凉粉,就在他的小马扎上托着腮,盯着西边的天空。老人的凉粉摊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食客都是端着碗站在凉粉车边上吃。我好奇于老人的凝神专注,在他旁边蹲下,顺着他的目光往西边看,竟是一个天大的发现。我忙着指给先生看,忘记了手中的凉粉,豁朗一下,摔在了地上。碗结实,没摔碎,凉粉不结实,却还是晶莹剔透。老人已先我捡起了碗。明明是我的错,他却向我道歉:没事儿没事儿,是云让你滑了手,我再赔你一碗。说着,他拿起了一个干净的白底蓝花碗。他的语气不但没有一丝懊恼,还隐隐透着得意和快乐。

老人凝神托腮盯的是云,夏日傍晚的云。明炽的阳光一点一点暗淡下去,到了傍晚,像一个毛躁而处处露着锋芒的人慢慢在世事里修炼成一种柔和平静的状态,这便是晚霞了。晚霞美,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是以云为背景,由云的波诡奇谲衬托出来的。古人说,夏云多奇峰。云越变幻多姿,越显得晚霞的柔和沉静。

这边客流量少,老人的生意稀稀疏疏。问他何不去对面车站那边,他悠然地说,那边嘛,闹得很,我还得看云呢。那不屑的语气,仿佛看云才是正事。我端着新的一碗凉粉蹲在老人旁边,一边吃,一边看云,赞叹着天上的奇异世界。老人因此对我有了好感,非让出小马扎让我坐,让来让去,都不肯坐,干脆都蹲着看云。

老人寡言少语,但说起云来口若悬河。有回,他老伴也是,是简洁利落讲究的老妇人,鬓边还戴着一朵洁白芳香的新鲜栀子花,很是灵动清雅。现在老人车上带着好几个小马扎,对仰头看云的人,他都会热切地递上一个,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味。老人的老伴崇拜地看着老人滔滔不绝讲云的前世今生,他比往常更是意气风发。

我们听得入迷,忘记了时间,等跑到车站的时候,发车时间过了五分钟,车却还没走。班车的大姐一把把我拉上车,抱怨说,就等你了。一车的人都不耐烦地望着我,我不住地低头鞠躬道歉。好几个人说,去哪了,也不看看时间。我只好解释,就在对面看云,看得入迷了。车中好些人笑起来,有不屑,也有理解,年轻人嘛。不过,大家纷纷往车窗外的天空看,惊奇的,赞叹的,仿佛才知道纷乱的生活之外竟有这样一个云天浩渺的世界。

记忆里的番茄红

□缪奇栋

夏天的骄阳逐渐升高,将大地烤得火辣辣的。身上的汗水早已湿透了衣衫,我急不可耐地从冰箱里抓起一个番茄,将它放在水龙头下冲洗一下,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那酸甜的汁液迅速弥漫在我的口腔,滋润着我的喉咙,消散着我身体内的火热。

我咀嚼着鲜美的番茄,目光不自觉地游离在周围的景物上,直到时钟的滴答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仿佛置身于梦境中,回到了那些温暖而纯真的时光,故乡的景象一一浮现在眼前。

那时候,外公会在熟人那里买一些品质优良的番茄苗,带回家中培育。我和表哥表姐们承担起番茄苗的照料工作。在傍晚时分,我们会轮流拿起水桶,细心地给番茄苗浇水,希望它们能茁壮成长。我和兄弟姐妹们展开了一场有趣的竞争,争相成为番茄苗的记录员,记录它们的成长过程、高度和叶子的颜色等等。我们甚至为每一块土地上的番茄苗起了个名字,看看谁能培养出最茂盛的苗苗。

我们满怀期待和爱意,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每一株番茄苗的成长。那些初显疲软的叶子渐渐挺拔起来,茁壮成长着,最终形成郁郁葱葱的番茄株。

终于,番茄花绽放了,我们欣喜地注视着它们一朵一朵地盛开。有时候,我们忍不住想要轻触它们,感受它们的成长过程,但外公告诉我们,番茄的花和嫩叶非常娇嫩,一丝不慎的触碰就可能会给它们带来伤害。

随着花朵的凋谢,小小的果子开始慢慢成长。它们从嫩绿的胚芽逐渐变成娇小的青果,静静地依附在茎上。日复一日,它们吸收着阳光和土壤的养分,不断膨胀着自己的身躯。番茄开始成熟了,我们兴奋不已,同村小伙伴们也被这美妙的景象吸引过来。我们聚集在番茄丛中,争先恐后地竞相摘取番茄,笑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在那个夏日的村庄里,除了我们家种植的丰美番茄,还有外婆那独具匠心的烹饪手艺,令村民们为之惊叹。无论是香气扑鼻的农家番茄炒鸡蛋、醇香美味的农家番茄炖肉,还是浓厚鲜美的农家番茄汤,外婆总能将地道的食材融入菜肴中,让我们在餐桌上享受到最自然的风味。

那时候,我的小表妹不喜欢吃番茄,她总是皱着鼻子摇头拒绝。我开始变身为“推销达人”,撸起袖子说:“吃番茄可以变得更漂亮,皮肤又白又嫩哦。喏,你看我这胳膊有点黑乎乎的,但你看我这里这么白,就是番茄在起作用了!”果然女孩都爱美,5岁的小表妹迫不及待地咬下一块番茄,开始梦想自己变白变漂亮。

说不定啊,就是坚持吃番茄的缘故,当年的小表妹已经从小女孩蜕变为水灵灵的大美人,如今在一家电商机构做食品类主播。前段时间,我去他们公司看望她。当她带我走进直播间,眼前的景象让我为之一振:货架上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农产品,而番茄则静静地占据着C位,它饱满而鲜红,宛如夏日的艳阳,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轻轻触摸着这个鲜红又饱满的番茄,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这一刻,时光似乎静止了,我感受着它带给我的安慰和温暖。那个番茄成了纽带,将现在和过去紧密相连。时光虽然会带走许多事物,但它无法剥夺我对纯真岁月的铭记和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本版绘图 吴雨欣



花露水的味道

□张亚萌

花露水的气味,是专属于夏日的味道。

七八岁的时候,临近暑假,放了学便一溜烟跑回家。到家脱下校服扯掉袜子,换上短裤背心,站在客厅里听妈妈在厨房案板前切西瓜的“咔咔”声。六月来了,恼人的蚊子又成群结队地开起了狂欢节,家中的三人组里,我成了最诱人的目标。

饶是谨慎防护,我的大腿胳膊上依旧是大包小包不断,瘙痒的力道加重了,还时不时会留下伤痕。妈妈总会在那时赶过来,在蚊子包上掐出“十字花”,仿佛这样就可以在帮我止痒的同时护佑我的平安。

就这样连年遭受着侵袭,每到夏日我都如临大敌。长大一些后,见怪不怪的我索性松了神,在炎炎夏日里向这些凶狠的小家伙们低了头,饱尝着无奈向无情的猎手献祭着我的血液。

在身上涂满花露水,是我最后的倔强。

经典的花露水玻璃瓶通体碧绿,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一直执拗地以为这便是对抗蚊子最有效的武器。不似其他人点涂一二,我肆意地挥洒着它的威力。带有辛辣薄荷气息的液体被涂抹开来,留给皮肤表面丝丝微弱的痛感,大部分随之挥发,少量渗入到毛孔里。脖子,小臂,脚踝,膝盖,边边角角也不能遗漏,我在不间断的喷嚏声中被呛得喘不过气。

不管不顾大人的责怪,年少的我调皮起来。绑起头发站定,我开启风扇,任凭清风迎面袭来。扇页摇摆搅动起风波,花露水中的酒精物质开始挥发,霎时带走了夏日阳光炙烤后留在我身上的热气。周身萦绕着丝丝凉意,清冽的气味透彻心扉,弥漫在整间屋子里,我闭着眼睛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仿佛游船到了湖心,层层碧波荡漾在心底。老爸不喜欢这气味,总是以怕我感冒为由试图阻止,几经试探无用,便轻叹一声不再强求。多年来,我们一家总在花露水的香气沁润中度过夏日晴天。

中学时随身携带在我书包里的,总有一瓶花露水。起初只是为了防止体育课时的蚊虫叮咬,再后来,越发对这种味道迷恋的我赋予了它各种用途和定义。考试前,它是我提神醒脑的利器;洗澡后,它成了专属于我的香水。旅途中的脚步在成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今陪伴着我在夏日里度过的仍是这熟悉的味道。深夜里辗转难眠时,只要闻到这气味,便觉得知足安心。

回想少时,站在电风扇前小小的我畅然地享受着独属于我的那份富有异香的夏日悠长,仿佛年轻的时光随着风波流转就能留住无忧的年华。渐渐地,身后的日头缓缓走到了西边,温柔的光束透过楼宇的间隙照射在家中的地砖上,散成了童年记忆的万花筒,伴着花露水的味道,打散了人生里的漫漫时光。

